



Seeing, Sweeping

爱情会崩溃，
寂寞会唱歌，
人生会告别。
遇见20个人，
遇见他们的脆弱与眼泪。

韩梅梅 / 著

遇见 一些人， 流泪

第2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遇见一些人, 流泪. 第2辑 / 韩梅梅著. —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1.10
ISBN 978-7-5385-5869-2

I. ①遇… II. ①韩…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世界文学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93709号

遇见一些人, 流泪. 第2辑

作 者: 韩梅梅
出 版 人: 李文学
责任编辑: 李少伟
封面设计: 黄柠檬设计工作室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230千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5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 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 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 0431-85644803
发 行 科: 0431-85640624
网 址: <http://www.bfes.cn>
印 刷: 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85-5869-2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431-85644803

遇见 一些人， 流泪

第2辑

韩梅梅 / 著

Seeing, Sweeping

 吉林出版集团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目录

- | | | |
|-----|--------|----------------------|
| 4 | 梁实秋 | 有一天，我会老 |
| 22 | 孟小冬 | 人生如戏，美梦一场 |
| 34 | 安德烈·高兹 | 和你在一起 |
| 44 | 翁美玲 | 如果你重返我们中间，整个世界将变成天堂！ |
| 58 | 皮亚芙 | 去爱！去爱！去爱！ |
| 68 | 凡·高 | 痛苦便是人生 |
| 84 | 切·格瓦拉 | 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 |
| 98 | 林觉民 | 不负天下，但负一人 |
| 112 | 川端康成 | 美丽与悲哀 |
| 122 | 伍尔夫 | 优雅与癫狂 |

CONTENTS

- 134 郑苹如 枪炮与玫瑰
- 142 聂鲁达 爱很短，忘却很长
- 156 鲍勃·迪伦 我已放弃对尽善尽美的追求
- 172 张国荣 怪你过分美丽
- 188 香奈儿 一天又一天，唯一能够支持我前进的动力，
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
- 200 迈克尔·杰克逊 被误解的人
- 216 艾米莉·狄金森 孤独是迷人的
- 222 玛丽莲·梦露 有生之年最可贵，活着才最美
- 242 梅艳芳 你们真的爱我吗？
- 264 皮娜·鲍什 我跳舞，因为我悲伤



我
会
老
有
一
天

John Anderson, My Jo

John Anderson, my jo, John,
When we were first acquent,
Your locks were like the raven,
Your bonie brow was brent;
But now your brow is beld, John,
Your locks are like the snow,
But blessings on your frosty pow,
John Anderson, my jo!
John Anderson, my Jo, John,
We clamb the hill thegither,
And monie a cantie day, John,
We' ve had wi' ane anither;
Now we maun totter down, John,
And hand in hand we' ll go,
And sleep thegither at the foot,
John Anderson, my jo!

约翰·安德森，我的约翰

By 英国诗人彭斯 (Robert Burns)

约翰·安德森，我的约翰，
当初我们俩刚刚相识的时候，
你的头发黑的像是乌鸦一般，
你的美丽的前额光光溜溜；
但是如今你的头秃了，约翰，
你的头发白得像雪一般，
但愿上天降福在你的白头上面，
约翰·安德森，我的约翰！
约翰·安德森，我的约翰，
我们俩一同爬上山去，
很多快乐的日子，约翰，
我们是在一起过的；
如今我们必须蹒跚地下去，约翰，
我们要手拉着手地走下山去，
在山脚下长眠在一起，
约翰·安德森，我的约翰！

这是梁实秋和程季华最爱的一首诗

有一天，北京大雾，中午有一点儿昏黄的阳光照进房间，我和人谈完工作后，心烦得很，就看书。看梁实秋的《槐园梦忆》。

两个人的一生，写进79页发黄的纸里，道尽繁华若梦，人生流离，心之易碎。

“两个人拉着手走下山，一个突然倒下去，另一个只好踉踉跄跄地独自继续他的旅程！”

唉，看着看着，心酸不已，想到他已离世，去和她团聚，心里竟然觉得安慰。

合上书，我仿佛能看到，在梁实秋的妻子程季淑去世以后的那几年，一个暮年的老人是如何徘徊在那个叫“槐园”的墓地。

槐园芳草萋萋，树木葱郁，步履蹒跚的梁实秋，经常一个人去那里，“徘徊不忍去”……他把带去的鲜花插进半埋在土里的金属瓶子里，然后在里面灌上清水，低声喊她几声，生怕惊扰了她。然后他会在那里和她说话，说距离上次来看她的时间里，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有时候，他也会沉默不语，50多年的往事，如梦如幻，出现在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的回忆里……



梁实秋和父亲梁咸熙





摄于清华求学时期

谁说提亲做媒就没有浪漫的爱情呢？

梁实秋和程季淑就是通过别人提亲做媒认识的，介绍人是程季淑的好朋友黄淑贞。她写了一张红纸条，送到梁家，上面写着：

“程季淑，安徽绩溪人，年二十岁，1901年2月27日寅时生。”

在清华大学念书的梁实秋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他的母亲和大姐接到纸条后，就结伴去黄家看程小姐。大姐对程小姐的印象非常好：“满斯文的，双眼皮，大眼睛，身材不高，腰身很细，一头乌发，挽成一个发髻堆在脑后……”

程小姐梳了一个厚厚的刘海，就像一个大大的篷子一样盖住了额头。梁实秋的大姐生怕那个大篷下面掩盖着疤痕什么的，就故作亲热地走上去，一边用女人间谈话常用的语气说：“哎呀，你的头发梳得真好看呀！”一边很自然地掀起她的刘海来看。

后来，知道了此事的梁实秋听大姐讲到这里，着急地问大姐：“那你看到什么了吗？”

大姐说：“什么也没有。”

他如释重负地笑了。

在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人都是听凭父母的安排结婚的。

五四运动以后，受了新思想影响的梁实秋决定不再让家长管这件事情，他写了一封信给程小姐，问她“愿不愿意和我做个朋友”。

这封信有去无回。

梁实秋以为程小姐对他没有意思，就断了继续联系她的念头。

有一天，他意外收到了一封英文信，上面告诉了他程小姐的电话号码，让他打电话过去。

梁实秋鼓起勇气，拨了一个电话给素未谋面的程小姐。

程小姐接听了电话，当她听梁实秋报上姓名后，吃了一惊，半天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

梁实秋直截了当地要求和她见面。

程小姐支支吾吾地答应了。

挂了电话，梁实秋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在电话里，程小姐的声音听起来柔和清脆：“用‘珠圆玉润’四字，实在是非常恰当。”

他们约在了某个星期六的午后。

到了那天，梁实秋从清华园坐人力车到西直门，然后换车到宣武门，那真是

漫漫路程。

花了近两个小时，他终于在一个荒凉深长的巷子里找到了那个女子职业学校。

介绍人黄淑贞见梁实秋来了，就找借口要走，程季淑着急地喊：“你不要走！你不要走！”

梁实秋觉得她这副慌张的样子好可爱。

梁实秋那天穿的是蓝呢长袍，挽着袖口，胸前挂着清华的校徽。

好多年以后，程季淑告诉他，她喜欢他那天的装束。

程季淑呢，穿的是一件灰蓝色的棉袄，一条黑裙子。

梁实秋到了老，仍然记得她那天穿着的细节：

“我偷眼往桌下一看，发现她穿着一双黑绒面的棉毛窝，上面凿了许多孔，系着黑带子，又暖和又舒服的样子。衣服、裙子、毛窝，显然全是自己缝制的。她是百分之百的一个朴素的女学生。”

那一次见面，程小姐有几分矜持，“但她并不羞涩”。

等梁实秋起身告辞的时候，他“没有忘记在分手之前先约好下次会面的时间和地点”。

第二次见面，他们约在了中央公园。

梁实秋提前15分钟就到了那里。

“等人是最令人心焦的事，一分一秒地耗着，不知看多少次手表，可是等你

所期待的人远远地姗姗而来，你有多少烦闷也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后来，他们就经常在太庙里相会，两个人在那里聊天，或者“看着太庙里的灰鹤出神”。

他们也去逛北海、看电影，在那个时代里，两个年轻男女，在公园里并肩而行，是要被人吹口哨的。但是吹就吹吧，虽然她是家庭管教很严的大家闺秀，但是与梁实秋的约会，她从来没有爽约过！

他们约会了两年之后，1932年6月，梁实秋于清华毕业了，即将去美国留学。

他并不想去，因为觉得学中国文学就应该留在中国，但是程季淑劝他打消这个想法，要他出国去。

他们约定，等梁实秋留洋3年以后，回来就结婚。

梁实秋去钟表店买了一只手表送给她，亲自给她戴上。

那可能是他第一次握她的手。

几十年以后，梁实秋都还记得给她戴手表的那一瞬间，他的感觉：“你的手腕好细，真的，不盈一握！”

程季淑送给梁实秋一幅她亲自绣的“平湖秋月图”。

临行前，他们一起去看了一场戏，两个人在黑暗的戏院里坐了两个小时，可是谁也没有看进去。

从戏院出来，下起了雨。

“园里的电灯全亮了起来，照得雨湿的地上闪闪发光。”

他们走进了一家餐馆，从来不喝酒的程季淑，斟满一杯葡萄酒：

“祝你一帆风顺，请饮尽这一杯！”

梁实秋泪水盈眶，他们举起杯子，相对一饮而尽！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三年别离。”

梁实秋在美国留学期间，程季淑也进了美院学习油画。

后来，他在美国进入哈佛研究院，程季淑却因为美院停办而终止了学习。

那3年里，他们写了很多的信。

那时候的信，要在海上漂流20多天才能到达。但是他们不会嫌慢，因为经常写，每隔三两天，他们就会收到信。

3年很快过去了。梁实秋回到了中国。

久别重逢，她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好像瘦了一些。”

回国以后，梁实秋去了南京教书。

他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房子，开始自己粉刷墙壁，购置家具，足足忙了几个月，一切都安顿好了，他给程季淑写信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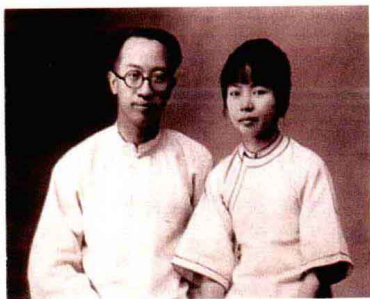
“新房布置一切俱全，只欠新娘。”

他召唤，她就去了南京。

“南京冬天也相当冷，屋里没有取暖的设备。季淑用蓝色毛绳线给我织了一条内裤，由邮寄来。一排四颗黑扣子，上面的图案是双喜字。我穿在身上说不出



梁实秋与程季淑的结婚照



的温暖，一直穿了几十年。”

1927年2月11日，梁实秋和程季淑在北京的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行了结婚仪式。

婚礼非常简单，程季淑戴着茉莉花冠，穿了一双高跟鞋，娇小玲珑。梁实秋一看见她，就想起了一首彭斯的诗：

她是一个媚人的小东西
她是一个漂亮的小东西
她是一个可爱的小东西
我这亲爱的小娇妻！

因为太紧张，在婚礼上，梁实秋把手指上的戒指都甩掉了。

大家有点儿尴尬。

程季淑安慰他说：“没关系，我们不需要这个。”

婚礼之后的十几天，时局起了变化，梁实秋的父亲把他叫到书房，要他立刻带着程季淑离开。

“我观察这几天，季淑很贤惠而能干，她必定会成为你的贤内助，你运气好，能娶到这样的一个女子，男儿志在四方，你去吧！”

父亲说到这里，眼眶都红了。

梁实秋从父亲的书房里出来，就去找季淑商量。季淑是一个有决断的女人，马上脱掉鲜艳的衣服，换上朴素的粗布褂，和他一起离开家，一路坐火车，坐汽车、马车，再换轮船，颠沛流离，到了上海。

他们在上海的生活非常艰苦，但他们却非常快乐。对他们而言，不管这个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不管是在任何地方，一个人，只要能和相爱的人住在自己的家，就很舒适、很幸福。

梁实秋在一个报社找了份工作，每天晚上要加班发稿。每一次，等他忙完赶回家的时候，程季淑总是在床头看着书等他。

她问：“你上楼的时候，是不是一步跨上两级楼梯？”

他问：“你怎么知道？”

她说：“我听着你通通响的脚步声，数着响声的次数，和楼梯的级数不符合。”

可想，每一天，梁实秋想回家的心情有多么急切！

他像个孩子一样可爱地说：

“我根本不想离开我的房屋，吾爱吾庐！”

到了上海不久，程季淑生下了女儿文茜。

第二年，程季淑生了第二个女儿。

第三年，他们的儿子文骐出生了。

照顾三个孩子，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爱美的程季淑把留了多年的长发剪掉了。

家里人口多了，开销大，她也不再去外面买衣服穿了，都是买布回来自己剪裁，自己做。



有一天，他们的朋友徐志摩跑来，悄悄对梁实秋说：“有人请我们去吃花酒，你和你夫人商量商量，能去就去，不能去就算了。”

梁实秋上楼去问程季淑。

程季淑笑嘻嘻地说：“去嘛，见识见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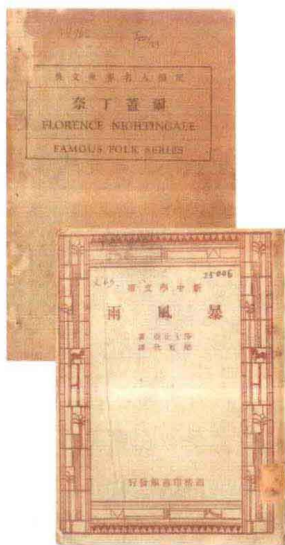
梁实秋高兴地扭头就走。

程季淑喊他：“喂！什么时候回来？”

“当然是，吃完饭就回来！”

酒席之后，梁实秋回到家里。程季淑问他感想怎么样。

他告诉她：“买笑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1930年夏天，梁实秋经人邀请，去了青岛教书。她带着孩子们也跟了去。

他们在海滩附近租了一栋房子，程季淑很喜欢那里，经常带着孩子们去海滩上玩耍。

梁实秋在那个时候开始了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工作。

1933年，他们的第四个孩子文蔷出生了，可是没过多久，四个孩子同时感染了猩红热，第二个女儿不幸夭折。程季淑非常伤心，孩子葬礼那天，她连门都出不了。

梁实秋独自埋葬了小小的孩子。

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是非常辛苦的事情，季淑怕他劳累过度，一年只允许他翻译两本。

他们计划用20年完成这个工作。

但实际上，完成它，梁实秋整整用去了30年的时间！

1934年7月，应胡适的邀请，梁实秋又带着家人离开了青岛，去了北京，在北京大学教书。

离开青岛，他们很不舍。

“季淑在离去之前，把房屋打扫整洁一尘不染，这以后成了我们的惯例，无论走到哪里，临去必定大扫除。”



梁实秋与胡适在台湾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陷落。
有朋友暗示，他已经上了日军的“黑名单”。

梁实秋写下遗嘱，逃离北平。

他去了南京。这一去就是6年。

在这6年里，他颠沛流离，贫病交加。

季淑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

物资贫乏的时候，孩子们饿得直喊，季淑无以为应，只能肝肠寸断。

战争快要结束了，季淑带着三个孩子、11件行李，开始上路，去找梁实秋，在黄土飞扬的路上缓缓前行。

终于，他们全家在四川团圆了！

抗战胜利以后，他们一家又从四川迁徙到了南京。

然后，又从南京，回到了阔别8年的北京。

回到家的时候，门前的野草都有一人高了。

程季淑带着孩子们拔草，整理庭院，家里又焕然一新！

可是，稳定的日子还是没有过多久。

1948年，北平城内再次炮声隆隆。

他们一家人在逃难中，四分五散。

最终，又在广州得以重逢。

然后，又辗转去了台湾。



梁实秋和逃难的学生在船上留影



与程季淑在台北安东街寓所